

城市化如何成为增长的动力而不是阻力:一个分析框架

■ 巴曙松 研究员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、博士生导师
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

(杨现领博士、华中炜博士也参与了本文的讨论与起草)

(续12月13日8版)

Fact 5: 从经济地理角度考察,中心—外围城市之间的距离不宜太近,也不宜太远。中心—外围城市之间的距离要适度,主要是因为:(1)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联系,以及生产与管理的分离,这使得工厂的理想位置既要与大城市中心保持一定距离,以避免中心城市的高地价,又不能离得太远,在通勤范围之外,因为它的总部管理人员、供应商、银行家需要频繁往返于城市与工厂之间。(2)中心城市的“知识和技术密度”决定了它可以覆盖的潜在距离。经济活动在中心城市的集中度越高,房价和人工成本越高,只有高科技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能够承担高成本,其他中小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却只能在周边城市寻找落脚点。一般情况下,技术水平越高,中低端行业距离中心城市就可能越远。

或者劳动者多么勤奋,只是因它坐拥了丰富的地下资源,这种繁荣往往来得容易,但去得也容易,因为它倾向于扼杀追求技术的动力。从这个角度看,资源是一把双刃剑,既是财富的源泉,又是潜在贫困的祸根,这是因为:(1)自然资源并不“自然”,只有技术才能决定什么是真正的资源,内燃机发明之前,石油并不是资源。(2)自然资源价格具有较强的周期性和依附性,价格大起大落不利财富的持久成长。(3)资源型城市人均收入水平极高,高工资成为一种常态,使其他产业难以发展,另外,在这里,工作成为一种生活方式,一种不想舍弃的生活方式,因此,这些城市具有天生的“反对进步、反对改变”的倾向。(见图表11)

(二)城市的繁荣:“3D黄金法则”

基于以上事实,我们将一个城市繁荣的动力或者衰落的根源归结为一个“3D-黄金

生产、消费和贸易的规模经济相辅相成,因为:(1)单位货物和服务的固定生产成本越大,规模经济的效应就会明显,生产集中到一个地方的动力就越强,从而实现生产密度的提升。(2)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,也是市场潜在需求最大的地方,贸易更容易实现。

原则上,越高的密度、越大的规模经济自然意味着越高的财富集中度。因此,随着城市发展,密度最高的城市也是一国之内,甚至世界范围内最富有的城市,柏林、伦敦、巴黎、新加坡、维也纳等国际性城市每平方公里所创造的GDP超过2亿美元。(见图表12、1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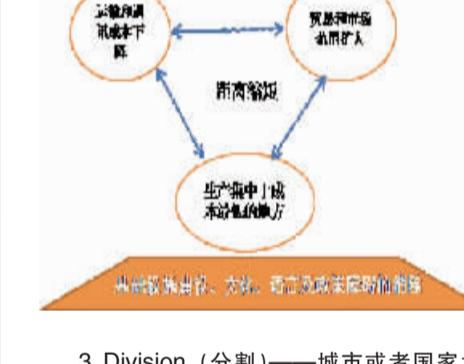
2、Distance(距离)——外围城市需要缩短距离

距离是指商品、服务、劳动力、资本、信息和知识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,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概念,更是一个经济概念:(1)对于商品和服务贸易,所谓“距离”,最关键的含义是城乡之间、不同城市之间贸易活动的时间和交易成本,这取决于交通基础设施的位置、质量和便利程度,以及市场准入的自由度。(2)对于劳动力流动,距离往往涉及到“心理成本”、文化差异、以及人为的政策障碍(户籍和移发政策),如果文化同质、政策自由,那么流动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距离、从贫困向富裕的距离就会显著缩短,反之亦然。

因此,城市化本身即是乡城之间、城市与城市之间、国内与国际城市之间距离缩短的过程,这既需要通过公路、铁路、航空、内河运输、信息网络等硬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运输和通信成本,建设一张高效的贸易网络;也需要减少或破除文化、语言、政策等方面的障碍,从而减少资本、货物、服务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“无形距离”。

原则上,距离的缩短、运输和通信成本的下降会刺激贸易和市场范围的扩大,这反过来又促使生产集中于成本最低的地方,规模经济由此产生。只要距离足够小,极端情况下,如果运输和通信成本下降至零,那么所有生产将集中在同一地点。例如,如果全世界不存在文化、语言和审美的差距(无形距离),全球电影产业很可能就会集中于好莱坞等少数几个中心。(见图表16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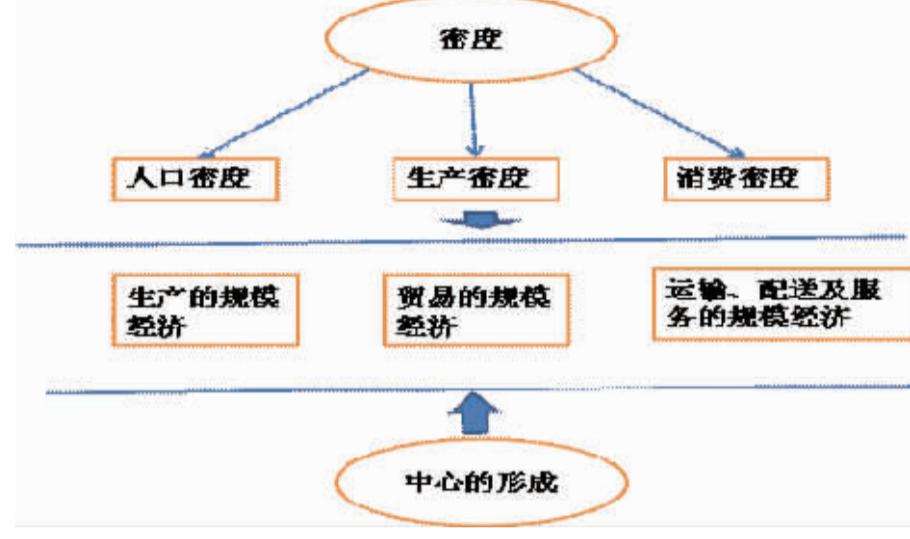
图表16:更小的距离意味着更广泛的贸易和更大的规模经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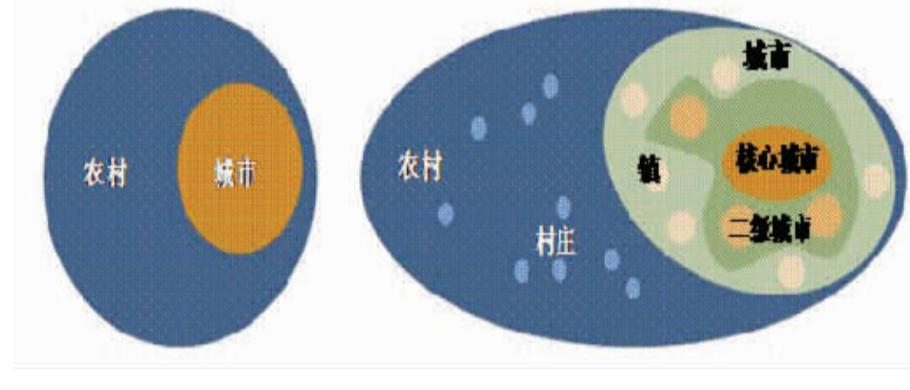
3、Division(分割)——城市或者国家均须减少分割

这里的分割不仅是指城市之间的行政边界或者国家之间的地理国界,它主要是指对商品、服务、资本和知识跨城、跨国流通的限制性因素,如果不存在人为和自然的限制,我们就会面对一个理想状态下的“无界之城、无界之国”。通常,一城之内、一国之内、全球之内,更少的分割意味着更多的市场机会、更高的繁荣程度。尽管如此,现实之中,我们仍

图表12:密度



图表13:密度提高的过程,从发展角度考察也是城乡之间、城市与城市之间开始分化的过程



图表14:更高的密度常常意味着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:重工业规模经济效果显著

主要结论	资料来源
规模收益不变行业: 服装、皮革、鞋类、纺织、木材制品等	Antweiler and Trefler, 2002
高水平规模收益递增行业: 机械、药物、仪器、钢铁、石油及煤炭产品等	Junius 1997, cited from Prateen 1988 and Emerson and others 1988
低水平规模收益递增行业: 鞋类、服装、食品、皮革等;高水平规模收益递增行业: 烟草、药物、计算机、机械、铁路设备等	Junius 1997, cited from Oliveira and others 1996
低水平规模收益递增行业: 纺织、牛奶制品、采伐、鱼油及相关食品等;	Griliches and Ringstad, 1971
高水平规模收益递增行业: 基本金属制品、运输设备、水泥制品、夹具、饮料等	Baldwin and Gorecki 1986, Gupta 1983
低水平规模收益递增行业: 服装、针织、皮革、纺织等;	Henderson, Kuncoro, and Turner 1995
高水平规模收益递增行业: 石油、母材及加工金属、交通设备等	Levinson and Petrin 1999
低水平规模收益递增行业: 服装、木材制品等;高水平规模收益递增行业: 其他化工产品、食品、印刷及出版等	Rosenthal and Strange, 2003

图表15:规模效益随密度递增而距离递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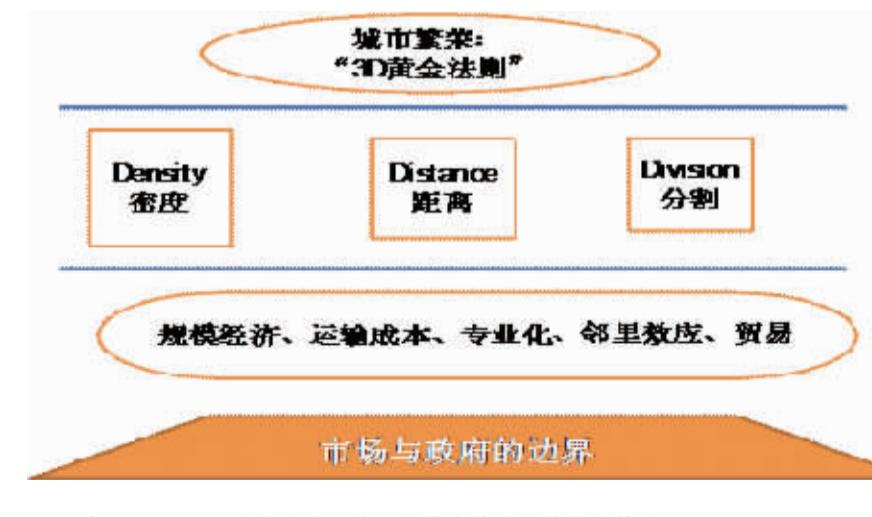
主要结论	资料来源
经济密度翻倍使生产力提升6%	Ciccone and Hall, 1996
就业率翻倍使生产力提升了4.5%—5.0%	Ciccone, 2002
若第一阶段某一产业当地就业率标准差提升1%, 下一阶段该产业的就业水平将提升16%—31%	Henderson, Kuncoro, and Turner 1995
当地就业率提升10%, 会导致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,产出上升0.6—0.8%	Henderson, Lee, and Lee, 2001
距离市中心距离增加1%会导致生产力下降0.13%	Hansen 1990
距离区域市场中心的距离翻番使收益下降6%	Henderson 1994
到达市中心的时间翻番会使生产力下降15%	Sveikauskas and others, 1985
同一区域内工厂生产效率有影响(滞后或者同期), 邻近区域则没有影响	Henderson, 2003b
区域就业率对新增工厂数目的影响 随着前五个1公里同心圆迅速衰减	Rosenthal and Strange, 2003

然可以观察到大量的分割持续存在,而顽固的分割之所以存在,通常是因为:(1)商品和服务贸易方面;行政边界、国界的存在,对内对外开放度不高(关税、配额、补贴),贸易保护主义使得跨越城际、省际和国际的商品与服务贸易不够畅通。(2)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管制。(3)国际移民的限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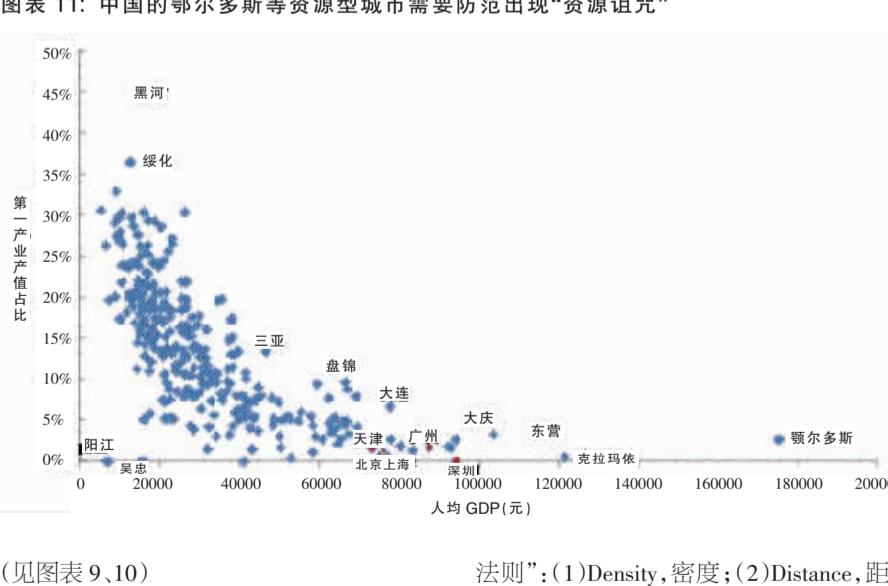
4、“3D-黄金法则”——更高的密度、更短的距离、更少的分割=有助于形成繁荣的城市

至此,我们概括了“3D-黄金法则”的基本内容,不过仍然需要进一步指出以下几个基本观点:(1)城市化与经济增长、城市繁荣的正相关关系必须通过“3D”才能得以确立,只有更高的密度、更短的距离、更少的分割才能保证城市的繁荣。(2)“3D”并非同等重要,在一省或一市的局部范围内,密度最为重要,城市化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城市的经济密度;在一国范围之内,距离最为重要,城市化的首要目标是通过硬性及软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来缩短物理上、经济上的距离;在国际范围内,分割最为重要,城市化的首要目标是减少与国际大都市、国际市场的贸易分割和政策障碍。(3)市场和政府在驱动城市繁荣的过程中应当保持合理的边界,一定限度的政府公共服务是必要的。城市化与繁荣的内在逻辑在于规模效应、要素流动、专业化和邻里效应等市场力量的发挥,试图阻止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政策行为都只会适得其反,因此,从城市发展的历史比较,市场与政府协作的理想程度决定城市创造繁荣的速度及持久性。(见图表17、18)(待续)

图表17:从经济发展历史总结出来的城市繁荣的“3D黄金法则”



图表18:必要限度的政府公共职能是支持城市繁荣的基础之一



(见图表9、10)

法则:(1)Density,密度;(2)Distance,距离;(3)Division,分割。更高的密度、更短的距离、更少的市场分割意味着城市繁荣的机会最大。3D并非同等重要,密度是核心,只有在经济活动最密集、人口规模最大的中心城市,才存在距离和分割问题。

1、Density(密度)——形成中心城市

密度是指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度,可以用单位城市土地面积所承载的GDP来衡量,单位城市土地GDP或单位城市建设用地二、三产业增加值是比较合适的度量标准,因此高密度必然意味着劳动力、资本、技术在城市地理空间上更高的集中度,而这反过来又与